

郁达夫全集

第十卷

郁达夫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名家名作全集

书名：郁达夫全集第十卷

作者：郁达夫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7-5387-1419-7/1247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1680.00元（全套）



第 十 卷

春天的离别（婆塞）	(3511)
我俩的黄昏时候（李泻特·代迈儿）	(3513)
祈祷（法而该）	(3516)
马尔戴和她的钟（T·史笃姆）	(3518)
一女侍（G·摩 尔）	(3525)
春天的播种（L·奥弗拉赫德）	(3536)
爱的开脱（Etiquette）（林房雄）	(3545)
幸福的摆（R·林道）	(3550)
废墟的一夜（F·盖斯戴客）	(3588)
浮浪者（L·奥弗拉赫德）	(3627)
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M·衣·味儿根斯）	(3643)
一个败残的废人（约翰尼·阿河）	(3664)
理发匠（马克·土苑）	(3682)
《杜莲格来》的序文（淮尔特）	(3688)
小说的技巧问题（托玛斯·乌兹）	(3690)
哈提的意见三条（哈提）	(3694)
拜金艺术（辛克来）	(3698)
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I·Turgenev 讲）	(3799)
易卜生论（哈孚洛克·蔼理斯）	(3826)
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高尔基）	(3859)
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戈理基）	(3896)
阿河的艺术（菲力克斯·璞本白耳格）	(3932)
超人的一面（尼采）	(3943)



郁达夫全集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卢骚）	(3951)
两位日本作家的感想（细田原吉 叶山嘉树）	(3993)
《徒然草》选译（兼好法师）	(3999)
中国的出海新路（修拉·堪曼）	(4004)
温斯敦·邱吉尔（恩斯脱·詹姆斯）	(4011)
马尔泰岛（李良·克来格）	(4014)



春天的离别

婆 塞

Abschied im Frühling

Carl Busse

她站在门口，屋外的光儿太猛，眼上遮着了双手。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我今儿要走，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此后就没有再见的时候，
说完了她更无别语。从屋角的窗儿后，
却射进了阳光满屋，照耀白昼。

她的手套，掉往地上，我们俩，一块儿弓身下向，
我只听见，她的裙袖衣声响。
她的眼儿酸热，变了模样，
我马上将她拘住，紧抱在怀中凝望。
我们俩，忽听见母亲，在屋外的门前讲，
她又讲了一次，祝我们俩，各自前途无恙……，
“你可别忘了我！”——匆匆说后，你就和我分散。
她终于去了，只有阳光依旧，在空中荡漾。
我还想叫伊，又只好闷声不语。
我只见她，走进车中去。



郁达夫全集

行李箱笼，推入车深处。
朝母亲打了个招呼，双眼睛却在向上边犹豫，
这中间，马蹄得得的奔向前路——
只有春光，啊，可爱的春光，这些事只有你在旁目
睹。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
第二十八期，据《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



我俩的黄昏时候

李泻特·代迈儿

天色沉沉晚了。来呀，还是回家去好。
来吧！你看栗树的浓阴笼罩，
树叶层层仿佛是伸向前来的爪。
此地太凄清，
对我俩似太荒凉多恼。

Es dunkelt schon . Komm, geh nach Haus .
Komm Das Kastanien - Blattgewühl
Streckt sich wie Krallen nach uns aus .
Es ist zu einsam hier, zu schwül
Für uns .

你想：你那纤手的轮形曲线
竟如何会和我的那么相像。
突然间我和你觉得是同族的亲人样，
似曾相识在从前；
或者是在前生欠下的相思账。

Denn sich: die Linien deiner Hand
Laufen den meinen viel zu gleich .
Du schienst mir Pl tzlich so verwandt,



郁达夫全集

So vorbekannt;
Vielleicht aus einem andern Reich .

虽然死了，我原有过个同胞的女弟。
唉，你为甚闷声不响，完全是聋哑般的神气！
晚云蒸郁，红透了
嫩叶的枝头树底，
云也多疑，似在威吓，威吓我同族相奸戏。

Ich hatt eine Schwester, die ist tot .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Sei nicht so stumm, als w rst du taub !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Durchs junge Laub ,
Als ob sie uns Blutschande droht

听哪！放逸奔腾，全无拘挠，
绝似那树里的莺儿在放声狂叫，
你的心儿只在我的手中震跳。
脉脉此时情，两人外更有谁知道，
对我俩，这也就够了，够了。

Horch ! ja, so wild und unverwandt,
Wie jetzt die Nachtigall da schlug,
Zittert dein Herz in meine Hand .
Wir wissen es; das ist genug
für uns .



近来实在贫病得厉害，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无聊之极，却把平时爱读的几首小诗，勉强地翻出了。这一首是德国李泻特·代迈儿所作的抒情诗，也是最近翻出来的，因为自家不敢自信，所以将原诗附上，想请大家来赐以指教，有许多微妙的地方，明明知道非翻出来不可的，如 Sowild und unverwandt 之中的 unverwandt 等，但无论如何总翻不好，像这些地方，尤其希望大家能赐以指点。

一九二八年十月

达夫译后志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大众文艺》月刊第二期)



祈 祷

法 而 该

在天之主，有时候也得使挨挨穷饿，
饱食朝朝是鲁钝偷闲之祖，
更烦遣些敌人来，个对个，
要维持活力还须争斗。

Herr, lass mich hungern dann und wann,
Satt sein macht stumpf und träge,
Und schick mir Feinde, Mann um Mann,
Kampf hält die Kräfte rege.

给我跳游的轻脚，给我能飞的挽赋，
那金黄的远地太光明，欲飞去，
把那圈美满的花冠挂住，
挂向空中高处星多处。

Gib leichten Fuss zu Spiel und Tanz,
Flugkraft in goldne Ferne,
Und häng den Kranz, den vollen Kranz,
Mir höher in die Sterne.



这一篇小小的祷告，是多么醇美而健全，多么幽婉而多致啊！可惜译者的诗才拙劣，不能传达出原作的好处于万分之一。作者法而该于一八五三年正月十一日生于留培克市（Lübeck），是一位商人之子。年轻的时候他也曾学作书商，也曾教过人的音乐。写诗写小说却当他年龄成熟以后方做的事情，第一本诗集印行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岁了。他的作风和李莲酷郎（Liliencron）的相近似，人家都称他和脾尔鲍姆（Tulius Bierbaum）为传李莲酷郎诗派的两杰，不过法而该深切幽雅，脾尔鲍姆粗雄豪放，两人的倾向稍有点不同。他于许多诗集之外，更著有几篇很好的小说，以 Aus dem Durchschnitt 及 Die Kinder aus Ohlsens Gang 为最著名。一九一六年当欧洲大战的中间他在 Hamburg 市死了。

译者附注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大众文艺》月刊第三期，据《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



马尔戴和她的钟

T·史 笃 姆

学生时代的最后的几年，我寄寓在一家小市民的家里。这一家的父母和许多兄弟姊妹，都不在了，只剩着一位年老的未婚的女儿在那里守着老家。她的父母和两位弟兄，已经死了。她的姊妹，到她的最小的和一位本地医生结婚的妹妹为止，都跟了她们的男人到远处去了。因此只有马尔戴一个人剩在她父母的家里。她以从前她的家族的房间出租，并依一点仅少的租金，在那里苦苦地度烧。虽则非要在礼拜天的中午，不能有一次好好的餐食，但她也不以为苦。因为她父亲因自己的信仰和清贫家计的顾虑对于他儿女所施的严格节俭的教育的结果，她对于外表生活上的要求很少（所以她很能安分知足）。马尔戴的少时，虽则只受了平常的学校教育，然而因为她后来在孤独的生涯中的沉思默考，和她的敏捷的悟性及率真的性格的结果，到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教养的程度，在这一种平民的妇人阶级里，也可以算是很高的了。当然她说话的时候，文法也不是常常正确的，虽则她最爱读历史的和诗的作品，读也读得很多，读的时候也很注意。但她对于所读的东西，大抵能有正确的批评，就是能够依己见而辨别好坏，这却不是尽人都能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刚出来的诗人美丽格著的小说《画家诺儿登》对她的印象很深，所以



她老在读了再读。起初读它的全部，然后读读这一段或那一段，凡是她所喜欢的几节。作品里的人物，对她是现存活着的人物，他们的行动，对她却并非是系于作品的结构的必要而出现的。有时候她会作长时间的空想，想那些作品里的许多可爱的人儿，要如何才能够使那一种遭遇的事情变换避免得掉。

无聊之感，在她的孤独里，并没有十分的威力，但是有时候一种对于她的生活的无目的的感觉，使她不得不向外的来求安慰。她要求有一个人，为了这一个人，她可以为他去操劳照顾。因为缺少亲信的人的结果，她的这一种可赞赏的冲动，就时时惠顾上她的寄寓者的身上来，我也系曾经受过她的这一种亲切和细心的照拂的。——她很喜欢花，在花之中，她尤其喜欢白的，在白花之中，她又最喜欢很单纯的，我觉得这就是她的安分的对一切都绝了奢望的心的表白。每年春初，她姊妹的儿女们，将园里初开的雪钟花和小春花折来送她的时候，是她一年中最欢乐的第一次庆祝日子。这时候她总把架柜里的小瓷花瓶拿出来，殷勤护惜地将花插上，可以使她那小小的住房，在几礼拜中，有很好的装饰品。

因为自她的父母死后，马尔戴的周围没有多少来往的人，并且因为长长的冬夜，她老只是一个人坐在房里过着，所以她所特有的那种活跃造形的空想给与了她周围的器具什物以一种生命和意识。她把自己的灵魂的一部分给与了她的室内的旧的器具什物，这些器具什物就也得到了和她的交谈的能力。当然这谈话的性质，是沉默的谈话，然而因此她反而更能感到一种深沉的意义而不会有些须误解。她的纺织车，她的古铜色的安乐椅，都是奇怪得很的东西，它们都有一种最特别的幻想气质。其中最奇特的是



她的一个旧式的摆钟。这摆钟系她已故的父亲，于五十余年前，在亚姆斯泰塘朝市上买的旧货。这钟的样子，当然也很奇怪，面上有两个铅刻着色的人鱼，从两边将她们的披长发的人面靠拢，支住着钟面上有数字的那块黄色的针牌。她们的从前大约是镀过金的有鳞片的鱼身，从底下包围着这针牌。钟的指针，仿佛是蝎虎的尾摆的那一种形状。大约是这样钟的齿轮因为年久松滑了的缘故，弄得振子的摇动声音很强很不规则，并且有时候振子的下摆老要下垂出一二英寸的光景。

这一个钟，是马尔戴的最能谈话的伴侣。她的沉思默考的中间，是没有一处不混入这钟的形迹的。当她想沉入于她的孤寂的默想中去的时候，这钟的振子老是滴答滴答的一阵紧似一阵的催她，不使她安闲，终于在她的沉思之中它会报起时刻来。最后她却不得不把头抬起来注意周围，太阳是很和暖的晒在窗上，窗板上的石竹花，也在发放清香，窗外的空中，有燕子在飞鸣交舞。于是她仍旧可以变得非常的喜乐，因为她周围的世界，实在是可爱得很。

这一个钟，实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它已经是老了，与新时代有点不能相合了，所以应该打十二点的时候，它老是只打六点，此后，仿佛是要补足这些不足的敲音的样子，它会不息地敲打起来，直到马尔戴将它的白 从铁链上拿去时为止。最奇怪的，是它到了时间，有时候会不能敲打的。齿轮里只是治治的响着，但是敲锤总不肯举起来，尤其是在半夜里的时候为多。像这样的时候马尔戴每次总醒过来，不问它是严寒的冬夜或漆黑的深宵，她总走出床来，非要把这旧钟的危难解除之后，不去睡觉。然后她走回床上去，想来想去的想。“为什么这钟儿要把她叫



醒？”又问问自己，她在日间的工作里，究竟有没有什么事情忘了？她究竟是不是好好地将它做了的？

又是圣诞节的时候了。耶稣降诞的前晚，因为天下了大雪，阻住了我的归程，我所以就在一家小孩子很多的朋友家里，过这个年节。圣诞树上的灯火点旺了，小孩子们欢天喜地的冲进那间久不开放的圣诞节室里去了。我们随后也吃了鲤鱼，饮了屠苏，凡是照例的庆祝的事情，都照样的行了。第二天早晨，我为想向马尔戴道照例的年禧就回去走到她的住房里去。她两手支住了头，坐在桌子边上，她似乎已经是这样的停工闲坐了很久的样子。

“昨晚上您怎么的过了您的圣诞节？”我问她。

她将视线投往地下，轻轻的回答我说：“唉，在家里过的。”

“在家里？没有上您姊妹的小孩们那儿去么？”

“啊，”她回答说，“自从十年前我母亲在圣诞节的晚上在此地这一张床上过去以后，我从来还没有于这一晚出外去过，我的姊妹们，昨天也来邀我过的，将晚的时候，我也很想去走一遭，可是——这个古旧的钟，却又真很奇怪的，它又似乎在很正确的对我说：‘请不必去，请不必去，你去干吗？你的圣诞庆祝，并不在那里！’”

所以她就留在家的那间小房里过了她的圣诞佳节。在这间她儿时曾经游耍，及她长大之后曾送她父母的终的小房里。并且在这间那个旧钟和曩时一样的在滴答鸣响着的小房里。但是现在，到了这钟的意见实行了，马尔戴拿出来穿的好衣裳仍复收到箱笼里去了以后，它的滴答的声音，却低下去了，渐渐儿的低下去了，最后几乎到了听不出来的地步。——马尔戴应该这样不受惊扰地、平平静静的回想她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圣诞节前晚的事情。她的父



亲又依然坐上了那张古铜色的安乐椅，他戴的是一顶天鹅绒的帽子，穿的是一件黑色新上衣，他的严肃的眼睛，今天也在放和爱的目光。因为这是圣诞节，啊啊，这是，许多年以前的圣诞节的前晚呀！当然在桌子上没有圣诞树在发放光明，——因为这只是豪富的人家的特权——但是在桌上也燃着了两枝高大的蜡烛，因此小室内照得通明，小孩们从黑暗的前室里得了应许踏进来的时候，不得不把小手拿上眼边，去遮避这强烈的烛光。于是他们走近桌边，守着他们家庭的规矩。不准着急，不准声张，好好的看他们各人所应得的，圣诞老人送给他们的东西。这些当然不是昂贵的玩具，当然也不是很低廉的物事，却完全是些实用的，必要的货品。或者是一袭衣裳，或者是一双靴子，或者是些黑板、赞美诗之类。当然，这些小孩得了他们的黑板和新的赞美诗之类，也一样的喜欢，一样的快乐，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向坐在安乐椅上很满足地微笑着的爸爸吻手作谢。和颜的母亲，头上包着紧窄的包头，或者把他们的新的前褂子穿上，或者在新的黑板上写些字母和数目给他们去摹写。但是在这一个当儿，她也没有怎样悠长的闲暇，和他们伴乐，她还要上厨下去看新做的苹果糕儿，因为这苹果糕是在圣诞节晚上小孩子们的重要的赠品，她却不得不亲自去烧的。父亲打开了新的赞美诗本，用了他的清晰的歌声唱起“欢欣喜忭，赞美我们的上帝”的歌来，调子谙熟的小孩子们，就也和唱上去，“救世主是来了，”这样的他们围在父亲的椅子边上，直到那一首诗唱毕的时候为止。在寂静的歌声稍稍停止的中间，他们听得见母亲在厨下的行动，和苹果糕在锅上烤炸的声音。

滴答滴答的钟声又起了，滴答滴答，一阵紧似一阵，一阵哀似一阵。马尔戴抬起头来一看，周围已经是黑了，



窗外的雪上只静躺着了幽寂的月光。除了滴答的钟声之外，屋内静寂得可怜。哪里还有什么小孩子们的歌唱？哪里还有什么厨下烤苹果糕的声音？是的，她只是一个人剩在家里，他们，他们是都已经去了。——但是这一个旧钟又想怎么了？——唉，是的，它敲十一点了，——又是一个另外的圣诞节的晚上，蓦然浮现到了马尔戴的回忆中来，一个另外的圣诞节的晚上，许多年以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圣诞节的晚上。父亲和兄弟等都已死去了，姊妹们也已经结婚了，只有和马尔戴两个人剩在家里的母亲，早就代了父亲，坐在那张安乐椅上了，家庭琐事，但由马尔戴一个人在那里照料，因为自父亲死后，母亲就为疾病所侵，她的脸色，日见得苍白，和蔼的目光，也渐渐地朦胧起来了，到了最后，就不得不睡倒在床上。母亲病在床上，已经有三个星期，现在又是圣诞节的前晚了。马尔戴坐在母亲的床边，在听这昏睡者的微微的呼吸。室内寂静得同坟墓里一样，只有那个旧钟仍在滴答的响着。钟报了十一下，母亲张开了眼睛，说要水喝。“马尔戴”，她叫着说，“若到了春天，我回复了气力，让我们去看你的汉纳姊姊吧，我刚在梦里看见了她的小孩子们。——马尔戴，你在这里也真太受苦了。”——母亲完全把汉纳姊姊的儿女们在去秋死去的事情忘了，可是马尔戴也不愿使她想起，只默默的朝她点了点头，紧紧地握住她那双干枯的老手。旧钟又敲十一点了。——

现在这钟也敲十一点了，——但是轻轻的，轻轻的，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样子。——

马尔戴听见了一声很长的呼吸，她想母亲大约是要睡了吧？所以她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一点儿声响也不敢作，只紧紧地握着她母亲的手。最后她自己也陷入了一种